四庫全書

史部

九朝編年備要卷六

宋　陳均　撰

真宗皇帝起戊戌咸平元年止癸卯咸平六年

戊戌咸平元年春正月命官兼南北宅教授

以諸王府記室等官兼之時南北宅又有侍讀然無定員

召學官崔頤正侍講

上令擇官校正九經文字李至薦頤正上召至後苑

講尚書大禹謨賜五品服因命輔臣於班行中選明經者以名聞自是日令顧正赴御書院侍講上每旦御前殿辰後復御後殿視諸司事或閱試軍士日中而罷夜則召儒臣詢得失或至夜分

二月彗出營室北

上問宰相曰何祥也吕端等言變在齊魯之分上曰朕以天下為憂何止一方耶

求直言

時田錫罷銀臺封駁司知泰州未行會星變上疏言
李繼遷不合與夏州又不合呼之為趙保吉又言從
來密院公事宰相不得聞中書政事樞密不得議兵謀
不精國計未善
三月賜舉人第
自淳化五年停貢舉至是舉行之上語知舉楊勵曰
貢舉任重當務選擢寒俊精求藝實以副朕也得孫
僅等五十人諸科百五十人

是年始詔知舉官親屬别試

寛飢民罪

時京兆府言本府穀貴民多持杖發窖藏合從强盜法察其情本止為艱食請自今犯者特貸死徒罪減等俟麥登仍舊從之

夏四月旱

遣使分詣諸路察獄

蠲逋負

用判理欠司王欽若之言也凡除逋欠二千餘萬釋
縶囚三千餘人後欽若請以此事付史館因命學士
院召試
上前後所蠲三司逋負不一據史所書如咸平四年
所釋凡二千六百餘人蠲物二百六十餘萬六年釋
四千一百餘人蠲物八萬三千又謂輔臣曰宜悉取
民弊著為條目大事隨宜減省小者即為除免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命近臣舉轉運

上嘗語參知政事李至曰凡舉官宜先擇舉主以類求人今外官轉輸之任最切卿等可先擇人而令舉之

越明年河東轉運宋摶言大通監冶鐵盈積可供諸州軍數十年鼓鑄請權罷以紓民力時西北二邊屯師甚廣摶經制饋餉以幹治稱朝廷難其代凡十一年不徙

詔議太祖廟稱號

先是李宗訥請改僖祖以下稱號下尚書省集議時張齊賢言為人後者為之子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詔禮官詳定禮官引春秋閔僖同為一代及晉惠懷唐中睿故事請太祖太宗昭穆同位詔都省復集議議同齊賢又詔禮官再討典故奏言唐玄宗謂中宗為皇伯考德宗謂中宗為高伯祖伯氏之稱復何不可況太宗享祀太祖二十二年止稱皇弟請自今

合祭同位異坐太祖位仍舊稱孝子奏可

秋八月嚴倉官羨餘禁

詔禁倉官以羨餘為課

九月令綾錦院改織絹

上嘗語輔臣曰國家所謹儉約為先節用愛人民俗

自化

冬十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呂端罷以張齊賢李沆同平章事

初齊賢嘗受詔刪定編敕以小人犯盜者衆强竊盜持杖不得財論罪大重非治平之法乃申明律意裁減之刪定官王濟謂以死懼之尚不畏况緩其死乎是惠姦也濟强伉手疏詆齊賢腐儒不知適時之要齊賢復表陳濟同議定而復有異論乃下尚書省集官詳議并劾濟既而齊賢再相因言不欲與庶僚較曲直上欣然嘉其有容遂罷議濟既免劾而刑名如齊賢之請自是犯盜者歲亦不增先是三班不免杖罰

齊賢請以贖論訖今不易

十一月置估馬司

估蕃部及進貢馬價凡市馬之處河東則府州嵐岢軍陝西則秦渭等州川峽則益黎等州皆置務歲得五千餘匹以布帛茶他物準其直

十二月詔大辟疑者以聞

嚴牧守選

詔三司判官舉知州

上重牧守之任秦國長公主嘗為其子壻求正除近京刺史上曰牧守親民之官係朝廷公議不許

頒新編敕

柴成務重定也成務言太宗時有太平編敕三十卷又有淳化編敕三十卷自後至萬八千餘道刪定成二百六十餘道請與律令同行

奬恬退

是歳審刑院詳議官韓見素年四十八乞致仕李至

言知止求退者少從之足以勵薄俗乃授刑部員外郎致仕

己亥咸平二年春三月賜舉人第

孫暨等七十一人諸科一百八十人有司請上御殿試上以在諒闇不許

却貢獻

内侍裴愈因事至交州謂龍花蘂難得之物宜充貢本州採以為獻上怒黜愈隸崖州仍絶其貢

是歲又減罷劍隴夔賀等五十餘州土貢又罷三十
餘州歲貢茶
遣使賑江浙飢
閏月旱求直言
自是草澤上言甚衆其可採者授官獎之朱台符上
疏略曰陛下踐阼以來二年之内彗星一見時雨再
愆彗星見者兵之象時雨愆者澤未流也今北土未
賓西羌作梗荆蠻有猖狂之寇江浙有飢饉之民宜

設備以禦之修政以壓之又言農者國之本也其利在粟多兵者國之命也其功在戰勝方今患在農少而粟不多兵多而戰不勝農少則田或未墾兵多則財用常不足民利盡於國國利盡於軍所以民困而國貧也且地方百里每畝收粟一斛歲計得粟五百四十萬斛今甸服之内方百里者百所出曾不足供軍運粮江淮所得不過百里之出有以見農政之不修也國家養兵百萬自夏庭逆命軍聲不振一紀于兹

將帥不用命而委任不專士卒驕惰而不習邊事也
又請郡縣量置義軍於王畿置兵十萬以制之緣邊
之人便於鬬戰宜募為正軍以備城守止於趙魏之
間少屯王師以策其後如此則内外之兵減大半矣
又言不任人無以安邊不安邊無以省兵不省兵無
以惜費不惜費無以寛民不寛民無以致治捨此數
事雖有智者不能為計矣又言簡易者事不黷節儉
者財有餘今官吏森羅使者旁午無名之賞賜不急

之造作他費百端動計千萬加以教化未甚行廉恥未甚至法有滋章之條吏無惻隱之寔其他背理傷道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者不可一二而舉也陛下自視當今事勢何如漢唐盛時有土者不可以言貧有人者不可以言弱以陛下神聖聰明資以天下之大而未比隆於漢唐竊為陛下惜之上優詔褒答時上封事者不下百數上令近臣閱其可采者取進止

以索湘為戸部使

湘質朴少文而長於吏事歴任邉郡所至必廣儲蓄為豫備計出入軍旅間頗著能名先是自京輦茶至榷場最為煩擾又多所損敗湘建議請許商賈縁江載茶詣邉郡入中既免道途之耗復有征算之益

未幾右司諫孫何上疏請罷三司擇戸部尚書與其屬參掌之

夏四月嚴封事進入限

詔閤門封事許盡時進入防稽滯也

選從臣兼知登聞院

命工部尚書張宏翰林學士王旦兼之慮壅蔽也

以張詠知杭州

詠既至以歲飢寛鹽禁官屬皆執不可詠曰錢塘十

萬家餓殍如此禁之嚴則聚而為盜

杭有名家子與姊夫訟家財壻言妻父臨終此子方

三歲故命掌貲産且有遺書令異日以什之三與子

七與女詠覽之曰汝婦翁知人也以子幼故託汝茍
明以什七與子則子死汝手矣亟命以七給其子餘
三與壻皆拜泣而去一郡稱神明

墾襄汝二州閒田

先是耿望請於襄州置營田即令望為京西轉運與
副使朱台符並兼本路制置營田事是歳種稻三百
餘頃汝州舊有洛陽南務遣内國兵士種稲雍熙中
以所收少廢之於是從台符之請復置募民二百餘

戶自備耕牛就置園長以京朝官專掌之墾六百頃
導汝水澆漑歲收二萬三千石
五月禁泥金鋪金
視曹彬疾
車駕臨問因詢彬以北國事宜彬言太祖英武定天
下猶委孫全興經營和好上曰此事朕當屈節為天
下蒼生然須執綱紀存大體即久遠之利也未幾彬
薨彬仁恕清謹平二國秋毫無所取北征之失律也

趙昌言請行軍法及昌言知延州還因事劾未得入

見彬遽為之請保功名守法度近代良將稱為第一

秋七月給外官職田

蠲其稅從張齊賢之請也

幸國子監

召學官崔偓佺講尚書大禹謨遂幸崇文院登秘閣

觀太宗聖製墨跡惻愴久之賜秘書監祭酒以下器

幣

置翰林侍讀侍講學士

以兵部侍郎楊徽之戸部侍郎夏侯嶠工部侍郎呂

文仲為侍讀國子祭酒邢昺為侍講

初太宗以呂文仲翰林侍讀名秩未崇上承先志特

建此職擇老儒舊德以充其選班秩次翰林學士祿

賜如之設直廬於秘閣侍讀更直侍講長上日給尚

食珍饌夜則迭宿多召對詢訪或至中夕焉

徽之純厚清介守規矩尚名教嫉非道以干進者朝

廷以舊德目之

八月大閱

楊礪薨臨其喪

時礪為副樞上聞嘆曰礪介直清苦方當任用遽此淪謝甚可悼也即冒雨臨其喪礪私舍委巷中乘輿不能入上為步進

九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以朱昂為傳法院譯經潤文官

鹽鐵使陳恕力言傳法院費國供億請罷不從

冬十月置福建惠民倉

令諸路轉運司申淳化惠民之制豐則增價而糴歉則減價而糶福建路倉至是始制

十一月丙戌郊奉太祖太宗配

畋近郊

契丹入冦十二月上親征

次澶州知冀州張旻敗契丹于城南次大名府知府

州折惟昌又敗之于五合川先是鎮定都部署傅潛敗契丹于簾良路引兵留定州不進河北轉運使裴莊屢奏潛無將略樞密使王顯頗庇潛輒不報緣邊告急潛擁兵八萬畏懼自守敵破狼山諸寨入祁趙出邢洺間朝廷屢督進師皆不從

詔百官言邊事

集賢院學士錢若水言請斬傅潛擢如楊延朗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如此則不出半月可

以坐清邊塞又言將來安邊之術太祖制置最得其宜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内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逺王彥昇在原州但得緣邊廵檢之名不授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賚其位或不過觀察使位不髙則朝廷易制久不易則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不令生事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番不敢犯塞以至

屢遣戎使先來求和此皆布在耳目陛下之所知也伏望遵太祖故事遴擇名臣分理邊郡罷部署之號使不相統臨置巡檢之名俾遞相救應如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警矣起居舍人李宗諤言擇將帥必先察其智謀能總千人者委以千人之權能總萬人者授以萬人之職各人守一郡控一城分領驍雄爭據要害來則急擊去則勿追又豈須置三路都部署之名制六軍生死之

命使材力之士不得施為又言臨陳易帥拔卒為將

正在此時

庚子咸平三年春正月上次大名府

先是范廷召分兵擊敵求援於高陽關都部署康保

裔亟赴之廷召潛師遁去保裔為敵所圍力戰於瀛

州之裴柯死之敵遂自德棣濟河掠青齊而去

初上聞驍將楊延朗楊嗣等屢請戰傅潛不許戰勝

者又抑之上怒下潛獄法當斬詔特貸公議憤惋

益州卒王均反

益州鈐轄符昭壽驕恣不親戎務知州牛冕寛弛無政事趙廷順等殺昭壽奉都虞候王均為主僭號大蜀改元化順率衆陷漢州遂趨劍門為知州李士衡所敗遁還成都

初張詠自蜀還聞冕代已曰冕非撫衆材其能綏輯乎

均之亂彭州人謀殺都監以應之陳從易時為判官

攝州政事斬其首謀者名餘黨曉以禍福赦之乃率
厲將吏嚴守械戒其家僮積薪舍後曰吾力不足以
守當死於此賊聞有備不敢入境上聞之名從易為

著作佐郎

以雷有終知益州討王均

罷沿邊榷酤

上至自大名

李沆為留守不戮一人而輦下清肅

上之在大名也詔調丁夫十五萬修黄河監察御史王濟以為勞民請徐圖之乃命濟馳往經度還奏省其十六七宰相張齊賢以河決為憂因對并召濟入見齊賢請令濟署狀保河不決濟曰河決亦隂陽災沴所致宰相若能和隂陽弭災沴為國家致太平河之不決臣亦可保齊賢曰若是則今非太平耶濟曰北有邊釁西有羌還兩河闗右數被侵擾以陛下神武英略苟用得其人可以馴致今則未也上動容獨

留濟問以邊事退而著備邊策十五條以獻未幾選
官判大理寺欲得剛正不阿者上曰王濟近數言事
似有特操可試之乃以命濟

三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親試舉人

上臨軒三日無倦色得進士陳堯咨以下四百九人
諸科四百三十餘人又試進士五舉諸科八舉凡九
百餘人所擢凡千八百餘人其中有晉天福隨計者

較藝之詳推恩之廣近代所未有也

四月改葬元德皇后祔永熈陵

蠲潭州地税等征

從知州李允則之請也初馬氏斂州人歲出絹謂之地絹及潘美定湖南計屋每間輸絹丈三謂之屋税營田戸給牛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税民輸茶初以九斤為一大斤後益至三十五斤允則請除二税茶以十三斤半為定制會歲飢欲發官廪先

賑而後奏轉運使以為不可允則請以家貲為質乃得發廪賤糶因募饑民隷軍籍得萬人民列治狀請留賜詔嘉奬及還對連三日上曰畢士安不謬知人矣盖士安曽於上前薦之也

五月河决鄆州命塞之

六月以向敏中為兩河宣撫大使

以兩河大兵之後特遣重臣巡慰訪民疾苦

秋七月江浙饑遣使巡撫

命夏侯嶠邢昺往詢民疾苦嶠上民病二十餘事亟

詔革之

未幾知黃州王禹偁上言太宗時令江浙諸郡毀城

隍收甲兵大郡給二十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役號曰

長吏寔同旅人名為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強幹弱枝

亦匪中道宜令並置守捉軍士不過三五百人稍張

禦備上嘉納之先是濮州有盜入城掠知州及監軍

而去故禹偁有是請是歲知泰州田錫亦上言江浙

民飢死十八九乞免其賦役又言諸處城池多不浚築兵士多非精銳甲兵少有堅利卒有盜起官吏何以固守

九月置羣牧司

尋以陳堯叟為制置使掌内外廏牧之事自騏驥院而下悉屬焉

雷有終禽王均益州平

有終既平賊誅殺不已轉運使馬亮所全活甚衆召

還至京會械送為賊所詿誤者數十百人知樞密院
事周瑩欲盡數誅之亮言愚民脅從者衆餘皆竄伏
若不貸此反側之人聞風疑懼一唱再起是滅一均
生一均也上悅悉宥之加亮史館復遣還部時諸州
鹽井歲久泉涸而官督所負課繫捕者州數百人亮
盡釋之而廢其井又除屬部舊逋官物百餘萬
冬十一月復轉對
知兗州韓援上言近詔舉行轉對在外文武羣臣未

預次對者各許上封奏事臣伏覩先帝自端拱以來益勵精為理臣嘗權鹽鐵判官得與本使上殿奏事一日先帝從容謂臣等曰大凡居職不可不勤朕每見殿庭兵卒剩掃一席地汲一瓶水必記其姓字夫如是則有以見先帝勤勞庶政片善無遺臣又聞治國在乎遠佞人杜讒口以陛下聰明神智必無驕逸之虞然願罔倦燭幽勿使小人乘間而進日慎一日雖休勿休居安念危在治防亂則天下幸甚疏奏召

援歸闕授史館修撰

張齊賢罷

齊賢與李沆同相情好不協自負有致君之術每敷奏多不直置議者以為疎濶至是坐冬至朝會被酒失儀罷相守本官兵部尚書

十二月畋近郊

是歲籍河北强壯

河北河東强壯自五代時瀛霸諸州已有之至是以

李繼遷數擾邊命籍之

辛丑咸平四年春正月命官詳申外封事

馮拯陳堯叟

詔議轉運使賞罰

從祕書丞查道之請也道乞令使回具任内曾薦才

識者若干紬貪猥者若干朝廷議其否臧以為賞罰

從之

戊午雨

自去冬旱上每御疏食憂閔切至是日方臨軒決事雨沾衣左右進蓋卻而不御

詔舉賢良

學士承旨宋白舉直集賢院田錫錫尋名對言曰陛下治天下以何道方春秋鼎盛好古不倦若師皇王之道則十年必致太平乃抄四部為書曰御覽及采經史要言為御屏上之

三月分川陝為四路

命御史正名舉職
先是三院御史多出外任風憲之職用他官兼領乃
詔本司長吏自薦其屬俾正名而舉職乃以張巽為
監察御史從新制也
越明年夏御史知雜田錫又言臺官共有二十一人
皆差使在外請令三院御史各歸本職
以呂蒙正向敏中同平章事
國初至是三入相者惟趙普及蒙正焉

行儀天歴

史序等所編朱昂為序

以楊億知制誥

上初欲用梅詢及薛映梁鼎李沆素不喜詢言於上曰詢險薄不可用楊億素有盛名上驚喜曰幾忘此人名映鼎就試翌日與億並除億七歲能屬文年十一太宗召至試詩授祕書省正字令就祕閣讀書億每為文揮翰如飛不加點竄門人傳録疲於應命

賜潭州嶽麓書院書

從知州李允則之請也

夏四月楊嗣楊延朗加團練使

時並為緣邊廵檢勇於戰鬭邊人謂之二楊延朗後

改名延昭為高陽副部署卒於祥符間智勇善戰俸

賜悉以犒軍尅捷推功於下人樂為用在北邊二十

餘年敵憚之目曰楊六郎

罷郊恩遷官行磨勘京朝官法

舊制每郊祀推恩百僚多獲序進諫官孫何等請罷
之至是詔郊祀禮行慶止加勲階爵邑而命審官院
考京朝官殿最引對遷秩京朝官磨勘始此
回鶻來貢
請助討李繼遷
策制科
得查道陳越王曙三人
五月朱昻致仕

時為翰林學士昂有清節淡於榮利初為洗馬十五年不遷不以屑意非公事不至兩府上嘉其素守故驟加褒進昂累章告老上不得已從之遣使就第賜器幣謂大臣曰昂侍朕左右未嘗以私事干朕今其歸老可給全俸昂歸江陵詔本州歲時省問如有章奏許附驛以聞又命其子正辭知公安縣以便就養舊制致仕官止謝殿門外於是上特延見命坐勞問久之令俟秋涼上道復遣中使賜宴於玉津園兩制

三館儒臣皆預仍詔賦詩餞行恩渥之盛近代無比
昻自稱退叟而弟雍王府翊善協亦告老而歸時人
比漢二疏云
六月減冗吏
諸路計省十九萬五千餘人
秋八月策制科
得丁遜孫僅何亮孫暨四人
九月慶州地震者再

李繼遷陷清遠軍

楊瓊擁兵不救罪當死上赦之流瓊崖州

置陜西保毅保捷軍

詔陜西民家出一丁號保毅軍凡得六萬八千餘人

其緣邊軍士先選中者並升為禁軍號保捷

冬十月契丹入寇張斌等屢敗之

斌敗之于長城口李繼宣尋又敗之於山谷初七月

以契丹謀入寇命王顯為鎮定三路都部署冬顯奏

大破契丹殺二萬餘人餘衆遁去

授博囉齊官

西凉六谷酋長也仍命出兵以助討李繼遷

求遺書

十一月畋近郊

詔議棄守靈州

右僕射張齊賢知制誥楊億力言棄之便輔臣多謂

靈武必爭之地不可棄獨李沆與億意同奏曰若繼

遷不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分軍民空壘而歸則關右之民息肩矣

上始即位之二年棄鎮戎軍李繼和固請復城之即以繼和知軍事及張齊賢經略陝西因詢繼和邊事繼和上言以為鎮戎當賊來要口若防守得宜賊必不敢過此緣邊民戶不廢耕織熟戶老幼有所藏匿

又極言靈州之不可棄

閏月寬緣坐法

靈州言河外寨主李瓊等以城降賊其親屬當緣坐
上曰窮邊孤壘又無救助力屈就擒此可閔也並釋
之
遣使賑河北飢
内出麻淳蓬實示宰臣曰民食此矣即命梁灝薛映
分往東西兩路發廩及募富民出粟賑之時權管幹
通進銀臺司掌門下封駁田錫上言霸莫等州人戶
餓死雖有指揮下轉運司相度及減價賑糶即未見

別行指揮若有司只如此行遣寔未稱陛下憂勞之心也陛下為民父母使百姓餓死乃是陛下孤負百姓也宰相調燮陰陽啟導聖德而惠澤不下流王道未融明宜如禹湯罪巳略降德音使民心知陛下憂恤然後振廩給貸以致其死若倉廩虛而饋運邊備尚未足即日無可給貸則是執政素不用心所致昔伊尹作相恥一夫不獲今餓殺人如此所謂焉用彼相錫在銀臺凡四方章疏有言民飢

盜起及詔敕不便者悉條奏之上稱錫得爭臣之體

是歲吳淑請復車戰法

時淑為祕閣校理

壬寅咸平五年春正月以張齊賢為邠寧環慶等州經略使

判邠州專為經略使始此經略判官曾致堯謂齊賢曰王超既為都部署公不得節度諸將無益也齊賢具以聞詔得自發諸州駐泊兵而已尋改命判永興

軍兼馬步軍部署經略使

田錫上言臣昨奏狀多言宰相不練邊事又進御覽

曾引杜牧宰相不知兵説臣未委所差張齊賢果能

不負任使否未幾靈州陷

蠲陝西逋租

以丁謂為夔州路轉運使

初王均叛朝廷調施黔高溪州蠻子弟以捍賊既而

熟山川道路反入為寇攻州縣掠民男女入溪洞久

不能定詔以謂為轉運委之經制謂至則命罷兵自
入溪洞每渡水輒減從吏卒比至其巢穴自從者不
過三二人蠻人聞已罷兵又自至其所居不以吏卒
自衛服其恩信皆大喜其首領田彥伊以下遂出迎
謁以牛酒勞謂留與之飲食驩甚諭以禍福且言有
詔赦不殺彥伊等感泣願世奉貢不敢慢謂要與俱
至夔州每渡水亦使之減所從蠻人如謂入時比及
城其首領所自從亦不過三二人及館謂與之錦袍

銀帶具服有差盛他燕之日夜縱樂蠻酋皆大悅比
數日請歸不許而遇之益厚又數日請歸益數而留
之益堅間使人謂之曰公所以留若屬者欲得所掠
漢民男女而重自言若等誠能自請歸之公必喜厚
賜若屬遣去矣蠻酋乃請歸所掠漢民男女謂與之
約每歸一人與絹一疋于是凡得萬餘人還其家謂
報之如約復遺之衣服繒綿甚衆與宴飲極歡及歸
又自臨送之蠻酋皆感泣悔前反作誓刻石柱立境

上謂度峽内至荆南宜備蠻險阨之地悉置寨籍居人使自守多少有差與之約有事則皆會禦賊無事則散歸田里留守望者數人而已於是無勞費而備足又以忠萬等州兵食不能自給迺置忠萬等州營於夔州使其軍就食有事則歸於其州峽之諸州施尤近蠻食常不足而道狹難饋有鹽井之利而亦以難致故售者少謂乃度施州至巫山縣每三十里置鋪置卒三十人使往者負粟以次達施州返者負鹽

以次達巫山凡商人之得鹽巫山者比得之他所減勞費半迺令欲巫山鹽者皆入粟施州于是施州得粟與他州等矣詔特遷謂戸部員外郎賜白金三百兩時溪蠻別種有入寇者謂遣彦伊等帥其徒討擊且出兵援之凡擒生蠻六百六十得所掠漢口四百餘復上言黔南蠻族多善馬請置館犒給繒帛歲收市之凡謂所經畫其後皆不能變

二月禁有司以羨餘為課

三月李繼遷陷靈州

知州裴濟死之餉道孤絶救援不至故也王超等遂

奏班師

初何亮通判永興軍詔與轉運使陳偉往靈州經度

屯田及還上安邊書曰臣竊謂今議邊事者不出三

途請棄靈武一也輕議興師二也姑息而羈縻之三

也而臣以為輕棄靈州則夷狄之患有未可量者三

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一旦捨之則戎狄之地廣

且饒矣一患也自環慶至靈武凡千里故西域戎狄剖分為二如捨靈武則西域戎狄合而為一二患也冀之北土馬之所生自匈奴猖獗之後無匹馬南來咸取足乎西戎靈州既剖分為二其右乃西戎之東偏寔為夏賊之境其左乃西戎之西偏秦涇儀渭之西北諸戎是也如捨靈武則合而為一夏賊桀黠服從諸戎俾不得貨馬于邊郡則未知中國戰馬從何來三患也輕議興師則有不利者四深入窮追夏賊

度不能抵必奔遁絶漠王師食盡不能久留而退西戎復擾者一也寇至而不戰則邊郡被其害戰則緣邊之兵不足以當其衆者二也清遠西北旱海蓋靈武要害之路而白馬二將奔敗之地如二師薄伐无功而還則夏賊必據要害以絶河西粮道者三也河西路阻必將大興征討以通粮道疲民重困盜賊必多者四也若姑息而羈縻之則有不可者二戎狄豺狼貪惏无厭必將服從諸戎然後為中國大患者

一也自白馬二將奔敗之後夏賊得志擇靈武山川之險而分據之意在吞噬譬如伏虎見便則動者二也在臣愚慮不出二策自清遠至靈武有溥樂耀德為河西之糧道而悉有古城之迹存焉請築此二城以通河西之糧道賊若悉衆來戰中吾上策也何者夏賊所以未滅者誠以深入窮追則奔逼絶漠師退則復來擾邊使其敢來與王師拒戰則其殄滅也必矣彼若知動無所利恭而聽命則中吾下策者也今

雖存靈武使阻隔旱海居絶塞之外不築此二城為之唇齒與含靈武無異今特城此二城則賊不敢動矣議者將曰國家贍靈武猶曰困匱而更供給二城費必大臣以為不然靈武至清遠不滿三百里而穀價殊絶者以度旱海無舍宿之地有戎寇之憂故也如建此二城則軍民之趨靈武也有舍宿之地少戎寇之憂輸糴日益穀寧無賤乎以減殺之價供二城之費又何疑焉外此則復有一説烏白鹽池夏賊洎

諸戎視之猶司命也如夏賊來寇則令延慶之師入其境先據烏白之池而號令諸戎曰有得夏賊首者分封其地而以烏白與之則諸戎願禽之者衆矣

親試舉人

得進士王曾以下三十八人九經諸科百八十人先是貢舉人集闕下萬四千五百餘人陳恕知貢舉所取士甚少諸州舉送官被黜責甚衆

夏四月罷築綏州

初邊臣有請城綏州大屯兵積穀以遏党項者朝臣互執利害上命洪湛等按還言甚便乃詔孫全照往經度之全照言作之非便復命知天雄軍錢若水按視若水往即罷其役初若水率衆渡河分布軍伍咸有節制上聞之曰若水儒人曉武事深可嘉也

命北邊經度方田

以限敵騎

復雄州榷場

從知州何承矩之請也

五月選河南民丁為兵

西北邊屢請益兵輔臣請以河北强壯選充上曰初置强壯嘗諭以永不充軍呂蒙正曰闕兵非取于民不可得也乃於河南籍丁壯為之侍御史知雜事田錫上言點集鄉兵人情不安寔傷和氣

置陜西振武軍

選保毅軍二萬人升為禁軍各置營本州號振武

六月李繼遷圍麟州守臣衛居實敗之

京城大水

秋七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以錢若水為并代經略使

判并州上新用儒臣為將未欲使兼都部署之名而其任實同也

幸三館祕閣

募河北丁壯

九月授种放官

先是詔放赴闕既名對光寵優渥近世所未有尋命為右司諫直昭文館尋復請還山及卒上親製文祭之有識放循默者上曰放為朕言事甚衆但外廷不知耳因出所上時議十三篇

冬十月立同録問大辟法

初令諸州長吏與佐職官同録大辟罪人

向敏中罷張齊賢貶

敏中罷授戶部侍郎齊賢授太常卿分司西京齊賢坐為薛安上所訴詞連敏中初薛惟吉婦柴氏無子盡蓄其產欲改適齊賢惟吉有子曰安上訴其事柴因訟敏中貿惟吉故第又嘗求娶已不許以是教安上誣告毋且陰庇之上問敏中敏中言寔買安上居第近喪妻不復議姻未嘗求娶於柴也柴訟益急遂下獄按鞫乃齊賢子教柴氏為辭鹽鐵使王嗣忠忌敏中言敏中議娶王承衍女弟密約已定上因面責

敏中以不直而罷之先是翰林學士宋白嘗就敏中假銀不與白草制極力詆之有云對朕食言為臣自昧之語敏中讀之流涕

齊賢不事儀矩頗好治生再入相數起大獄又與冦準相傾人以此少之

時田錫上疏言伏覩內殿起居近罷轉對封章送今已逾年上書應詔並無旌酬失儀被彈即有責罰又聞密院中書政出吏胥行遣只索檢舊例施行樞

相商議別無遠謀戎夷深入則請大駕親征將帥無功則取聖慈裁斷備位則不失享富貴罷免則不過歸班行臣下優逸而君上常焦勞實為倒置也陰陽不順水旱不調法令滋章盜賊多起尚率京城父老與百辟千官五度上章請加尊號賴聖君英睿以為天不可欺御劄丁寧示志不可奪必斷來表深愜羣情由是見宰相以甘言佞上求聖知以國計軍機非已任若加以水旱之災乘以戎狄之患不知在廟堂

者用何智略總軍兵者作何籌謀

按復令羣臣轉對在三年十一月此云已踰年或罷字誤也景德三年又令羣臣轉對豈咸平四年嘗罷轉對史失之歟

十一月壬寅郊

詔非禋祀所須並可減省於是省應奉雜物十萬有奇

十二月以呂蒙正李沆兼門下侍郎

舊制三師三公左右僕射平章事並兼兩省侍郎先是翰林學士宋白梁周翰草二相加恩制書遺忘舊制既而上問白等不能對第請改正不復降制止帖麻用印重寫告身白等各罰一月俸

癸卯咸平六年春二月遣使賑京東淮南饑

水災故田錫尋上疏言國家為少闕軍兵防邊備戍遂於曹單宋亳陳汝蔡潁點集鄉村揀選强壯得五七萬人訪聞始降宣命指揮只令在本城防守尋即

押赴京師何失旨若此又言決沴之餘盜賊若起適足為戎狄之利有勞宵旰之憂檢災傷乃是虚名行賑貸且非寔事

授博囉齊朔方節度

博囉齊言已集六萬騎會王師復靈州故以節鉞授之

夏四月置河東神鋭神虎軍

去歲以義軍分隸州兵之籍至是料簡得萬三千餘

人號神鋭神虎常訓習焉

王繼忠戰没

繼忠時為副都部署與都部署王超逆戰繼忠常以

契遇深厚思欲報效率麾下殊死戰于望都縣南遂

陷於敵上以為實戰死贈繼忠官録用其子餘死事

次第追贈厚恤其家是役也李福王昇臨陳先遁削

籍流配

以張詠知益州

民聞詠再至皆鼓舞相慶

詠前後在益愛利之政不可悉紀舉其大者則以蜀地素狹遊手者衆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則民必艱食米升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税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價糴之奏為永制

五月罷雄州榷場

六月出陳圖示輔臣

自望都失利上曰訪禦戎之策因命兩府會議李沆等或請合鎮定州高陽三路兵據要衝或請令三路分兵捍禦上總裁為陳圖示輔臣曰三路大兵悉會定州寇來堅守勿逐俟信宿寇疲則挑戰又量分兵屯威虜及保州北平三處使其腹背受敵又量分兵屯寧邊軍及邢州扼東西路上又曰魏能性剛張銳善忍故使銳佐能孫全照好陵人取其嘗所薦者同事餘皆類此謝德權自河北來言邊兵聚一處非便

願分戍鎮定高陽三路上曰此大事非爾所知

併三司置一使

命寇準領之三司使不相總統各求允濟以促辦為務至於出納移用均會有無則動相違戾或交摭利病以邀功希進至是併為一使復置三司鹽鐵度支戶部副使併三司勾院為一

上嘗命三司具中外錢穀大數鹽鐵使陳恕久而不進上命輔臣詰之恕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

羨恐生侈心上聞而善之

秋九月呂蒙正罷

為太子太師蒙正暴中風眩上即命駕臨問蒙正力

求罷不許至是表凡七上乃得請

募近京强壯補禁衛

詔殿前高瓊閱習陣勢召近臣觀之上覩行伍整肅

甚喜顧瓊曰昨日村民皆為銳旅矣擢材武特異者

三十人悉補小校唯二人隸御龍直優賜緡錢左右

有言此二人才藝特優上曰是新强壯若隷禁衛驟
統舊卒固亦非便瓌曰陛下發言舉事動有遠慮非
臣等所及也
冬十月開沿邊方田
静戎軍王能奏於城東開方田廣袤相去五尺深七
尺以限戎馬詔鎮戎順安威虜軍界並為之
先是陜西轉運劉綜亦嘗請於鎮戎軍城四面置屯
田務開田五百頃置下軍二千人牛八百頭以耕種

之分屯田四塞無冦則耕冦來則戰

十一月有星孛于井鬼

十二月求直言

田錫卒

錫將死取奏疏悉焚之曰吾豈可藏副示後誇時賣直邪上見錫色必莊嘗目之曰此吾之汲黯也錫動必以禮言必有法賢不肖咸憚伏之出處二十年未嘗趨權貴之門在貶廢中樂得其正晏如也上覽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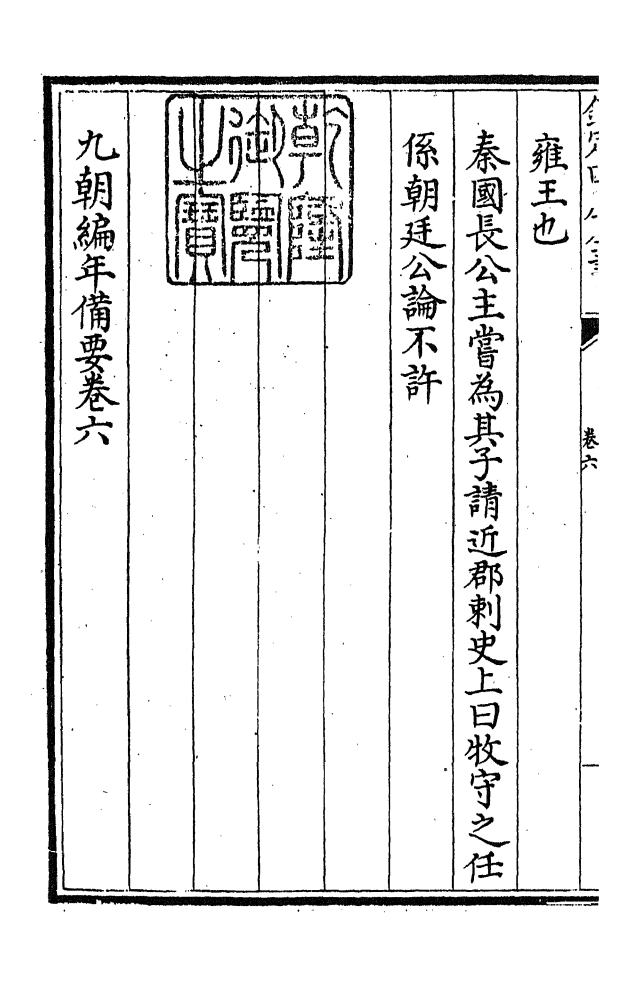
遺表惻然曰田錫直臣也天何奪之速乎

先是四年六月錫自泰州歸闕奏曰舊有御覽惟分門記事請别鈔略四部為三百六十卷萬幾之暇日覽一卷又采經史之言為御屏風十卷於是先上御覽十卷御屏風五卷手詔褒答之

李繼遷陷西涼府博囉齊攻殺之

守臣丁惟清死焉博囉齊要而擊之繼遷中流矢死於靈州之境子德明襲位

杜請謁
壽春縣主言夫兄侯紹卿掌芻積被劾望釋其罪上
曰損壞官物自有常刑不可免也
駙馬石保吉嘗訴僕夫侵盜願錫重責上曰所司自
有常典豈可為卿故法外加刑
魯國長公主以趙自化藥餌有功請授尚食使兼醫
官院事上曰自化頃因元份以求刺郡尋諭以方技
之流不可任郡令復有此請命樞密院名戒之元份



雍王也

秦國長公主嘗為其子請近郡刺史上曰牧守之任係朝廷公論不許

九朝編年備要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九朝編年備要卷七八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朱　鎮

九朝編年備要卷七

宋 陳均 撰

真宗皇帝起甲辰景德元年止辛亥大中祥符四年

甲辰景德元年春正月朔大赦

以後宫劉氏為美人

劉氏蜀人因張旻以進尋遷德妃

京師地震者三

二月李徳明請降

知鎮戎軍曹瑋上言繼遷擅中國要地今其國危子弱不即圖之後更難制不報

三月契丹入冦魏能敗之

于長城口能時知威虜軍上嘗謂宰臣曰選衆才誠非易事朕向于軍校中擢八九人委以方面如王能魏能甚宣力而陳興等亦有能名呂蒙正曰才難求備今拔十得五有以見陛下知人之明

皇太后李氏崩

夏六月引對羣臣升擢

上密采羣臣之有聞望者得邊肅等二十四人皆引

對升擢之時號為二十四氣

旱

人多暍死

秋七月視李沆疾臨其喪

沆寢疾上臨問車駕方還宮而沆卒上聞之驚歎趣

駕再幸其第哭之慟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

上之初即位也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民間疾苦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時西北用兵邊奏日聳或至旰食旦慨然嘆曰我輩安得見太平優游無事乎沆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君奚念哉

上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

此最為先上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李夷庚等是
矣由是終上之世至仁宗初年多得厚重學士
沆在中書事未嘗密啓上詢其故沆曰臣備位宰輔
公事公言之爾彼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實嫉之後上
與輔臣言李沆嘗議政事向敏中獨無言沆即曰敏
中素聞此議何得對上緘默亦足見沆之純誠也沆
公退輒終日危坐不問家事對賓客尤寡言弟維嘗
乘間勸沆稍屈意接士大夫沆曰吾非不知此也顧

今羣臣皆得升殿言事封章論奏吾悉見之矣至西北大計搢紳如李宗諤趙安仁皆一時英秀猶不能啟發人意自餘通籍之子拜起尚周章即席必自論功希恩寵此又何足與語乎苟勉强酬答則世謂籠罩之事吾病未能也

沆自言居重位誠無補萬分之一惟四方言利事者未嘗一施行聊以此報國耳

石保吉求為使相上以問沆沆曰保吉因緣戚里無

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論他日再三詢之執議如初事遂寢沆卒數日乃拜焉

冦準始與丁謂善屢言謂之才沆久未用準以問沆沆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

沆嘗喜讀論語或問之沆曰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

之可也

簡陝西振武軍

為四十指揮

八月以畢士安冦準為平章事

李沆既卒上欲用準嘗謂士安曰準好剛使氣奈何

士安曰今天下雖蒙休德而北戎尚跳梁若準者正

宜用也乃並命之

九月令轉運察所部官

能否第為三等公勤廉幹為上幹事而無廉譽清白而無治聲者為次畏懦貪猥為下

河決澶州

閏月契丹大舉入寇

契丹主同其母蕭氏大舉寇邊遣其統軍達蘭引兵掠威虜安順軍魏能石普帥兵禦之敗其前鋒又攻北平寨田敏等擊走之遂東趨保州攻城不克乃與契丹主及其母合兵以攻定州王超等陳于唐河以

拒之敵駐兵于陽城淀又分兵圍岢嵐軍守臣賈宗擊走之

冬十月明德皇后祔廟

先是詔有司詳定升祔之禮上議曰唐睿宗昭成肅明二后先天之始唯以昭成配享開元之末又以肅明遷祔晉驃騎溫嶠有三夫人嶠薨詔問學官陳舒謂秦漢之後廢一娶九女之制妻卒更娶無復繼室生既加禮亡不應貶朝旨以李氏卒於嶠之微時不

霅贈典王何二氏並追加章綬唐太子少傅鄭餘慶將立家廟祖有二夫人禮官韋公肅議與舒同又云晉南昌府君有荀氏薛氏景帝廟有夏侯氏羊氏魯公顔真卿廟有夫人商氏繼夫人栁氏略稽禮文參諸故事二后並祔於理為宜恭惟懿德皇后久從升祔不可中移明德皇后繼受崇名亦當配享雖先後有殊在尊親一貫請同祔太宗室以先後次之詔尚書省集官詳議咸如禮官之請二后並配自是始也

時司天臺言丙午歲方利大葬故權殯于壬地先作
主祔廟
授斯多都朔方節度
時慱囉齊已為李繼遷部落所殺其弟斯多都嗣立
故加其官
契丹寇瀛州守臣李延渥敗之
敵衆死者三萬餘人傷者倍之乃解去
契丹來議和

遣曹利用使其軍與定約初王繼忠戰敗陷敵敵授以官繼忠嘗為敵言和好之利至是雖大舉深入復遣李興等以繼忠書詣莫州部署石普且致密奏一封進闕下上覽奏遂手詔諭繼忠繼忠欲朝廷先遣使命上未許敵之攻瀛州也繼忠遂附奏乞遣使議和上乃命利用奉書往至大名王欽若疑敵不誠留之不敢遣敵尋復因張皓來請乃詔督利用前去

置龍圖閣待制

以杜鎬戚綸為之

十一月上親征至澶州

契丹之初入寇也中外震駭陳堯叟請幸蜀王欽若請幸江南上名寇凖問之凖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上曰卿姑斷其可否勿問也凖曰臣欲得獻策之人斬之以衅鼓然後北伐耳遂定親征之議

凖又以欽若多智恐妄有疑沮白上出之命判天雄軍兼都部署

車駕之北廵也敵攻天雄軍孫全照卻之遂南陷德清軍上駐蹕韋城有告上宜且避其鋒者上意稍惑召準問之準言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殿前都指揮使高瓊亦賛之車駕至衛南敵擁衆抵澶州圍合三面李繼隆等整兵成列出禦之敵騎將達蘭中弩死敵大挫退却不敢動車駕至澶州將止準固請渡河瓊遂麾衛士進輦至浮橋瓊執撾築輦夫背令亟行既至登北城門樓張黄龍旗諸軍皆呼萬歳聲聞

數十里敵相視怖駭是時利用之書已通敵尋遣韓杞與利用偕來

張詠時知益州慮遠夷乘隙為變因取盜賊之尤無狀者磔死於市境內以安上嘗遣使諭旨曰得卿在彼朕無西顧之憂也

十二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契丹請和

韓杞入對以關南故地為請上謂輔臣曰所言歸地

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耳實念河北居人重有勞擾歲以金帛濟其不足朝廷之體固亦无傷誓書不必真言但令曹利用與韓杞口述玆事可也上又面戒利用以地必不可得若邀求貨財則宜許之時契丹已移寨北去利用至敵敵復請關南利用輒沮之乃許以遺歲絹二十萬疋銀一十萬兩議遂定始利用面請金帛之數上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冦準召語之曰雖有勅旨汝所許不過三十萬過三

十萬將斬汝矣利用至敵果亦如數成約而還敵人
且請以凡禮事上遣姚東之同利用來遂命李繼昌
賫國書與東之俱往敵遣丁振奉誓書来尋退師自
是不復冦邊矣
初敵使來議和準欲勿許且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
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歲後戎且生心矣上曰數十
歲後當有能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
可也準處分軍事或違上旨及是謝曰使臣盡用詔

令茲事豈得速成準在澶州每夕與知制誥楊億痛飲謳歌戲謔喧譁達旦上使人覘知之喜曰得渠如此吾亦何憂乎時兩河之民頗有陷敵者王旦時留守東京上言願出金帛數十萬贖其人或有沮議者遂止是役也王超為三路統帥逗撓無功惟雷有終赴援威聲甚振河北列城賴以雄張

始通和所致書皆以南北朝冠國號之上將作監王曾上言古者尊中國賤夷狄直若首足二漢始失乃

議和親然禮亦不至均敵今若是是首足並處臣恐久之非但並處又病倒置願加國號契丹足矣上嘉納之然事已行不果改

上至自澶州

乙巳景德二年春正月大赦

散河北彊壯

選河北守臣

上以河北守臣宜得武幹善鎮靜者故親選之于是

以李允則知瀛州馬知節知定州知節先在鎮州方敵入塞民相攜入城知節與之約有盜一錢者斬有竊童兒錢二者即戮之自是無犯者毎中使賫詔諭邊郡知節慮為敵所掠因留之募捷足閒道以達詔旨會發澶魏邢洺等六州軍儲赴定州水陸並進時兵交境上知節曰是資敵也因告諭郡縣凡公家輸輦之物所在納之敵欲剽刼皆無及車駕幸澶淵王超擁兵數十萬屯定州逗留不進知節屢諷之超不

為動復移書誚讓超出兵猶辭以中渡無橋徒涉為
患知節先已命工度材一夕而具上聞之手詔褒美
知節嘗知秦州秦州舊質羌首二十輩殆踰二紀知
節始至悉遣還且曰此亦人也豈不懷土乎蕃落感
其惠訖受代無犯塞者小泉銀坑曠久不發而歲課
不除主吏破産備償猶未盡知節奏蠲之仍許以日
收為額
時邊肅知邢州地連震城堞摧毀無守備契丹之入

冦也上密詔肅若州不可守聽以便宜南保他城肅
匿詔不發督丁壯乘城而闔諸門悉其兵列陳于外
敵至莫之測居三日引去時鎮魏深趙磁洺六州閉
壁不出老弱趨邢州者肅悉納之上嘉其功尋遷樞
密直學士

禁增酒榷

咸平中江淮制置茶鹽使秦義獻歲增榷酤十八萬
緡頗為煩刻于是李防出使請榷停淮浙荆湖榷酤

因詔無得擅增自此制置不兼酒榷

賑淮南飢

省河北戍兵

二月令嘉邛州鑄大鐵錢

先是益邛嘉眉等州歲鑄鐵錢五十餘萬貫自李順之亂遂罷鑄民間錢益少私以交子為市姦弊百出獄訟滋多乃詔知益州張詠與轉運使黃觀同議於嘉邛州鑄景徳大鐵錢

復北邊榷場
減上貢紬絹
孫僅使契丹
賀契丹國母生辰僅隨事損益豐約中度後奉使者
悉遵其制時稱得體自後聘使往來不書
立緣邊入粟補官法
初行於河北陝西
三月親試舉人

得進士李廸等二百四十餘人特奏一百餘人諸科五百餘人諸科特奏七十餘人先是廸與賈邊皆有聲場屋及禮部奏名而兩人皆不與考官取其文觀之廸賦落韻邊論當仁不讓於師以師為衆與注疏異特奏令就御試參知政事王旦議落韻者失於不詳審耳捨注疏而立異論不可輒許恐士子從今放蕩無所準的遂取廸而黜邊當時朝論大率如此

初安陽人陳貫喜言兵咸平中大將楊瓊王榮喪師

貫上書言前日不斬傅潛張昭允使瓊輩畏死不畏法令不嚴其制後當益弛請立法凡合戰而奔者主校皆斬大將戰死裨校無傷而還與奔軍同軍衂城圍別部力足救而不至者以逗遛論如此則罰明而士卒勵矣上嘉納之將召試學士院執政謂瓊等已有罪議遂格又嘗上形勢選將練兵論三篇大略言地有要害今北邊既失古北之險然自威虜城東距海三百里其地沮澤墝埆所謂天隙天陷非敵所能

輕入由威虜西極狼山不百里地廣平利馳突此必爭之地先居則佚後趨則勞宜有以待之昔李漢超守瀛州敵不敢視關南尺寸地今將帥大概用恩澤進雖謹重可信然卒與敵遇不知所以為方略故敵益張兵折於外者二十年此選將得失之效也國家收天下材勇以備禁旅賴賜予廩給而已恬于休息久不識戰當以衛京師不當以戍邊漠若募土人隷本軍又籍民丁為府兵使北兵捍契丹西兵捍戎不獨

審練敵情熟習地形且皆樂戰鬬無驕心契丹請盟

復上言契丹數犯塞驅掠良民數十萬令乘其初通

宜出内府金帛以贖之彼嗜利必歸吾民自河之北

戴德澤無窮矣於是貫舉進士試殿庭得同出身上

識其姓名曰是數言邊事者擢置第二等賜及第虞

部員外郎知鄭州王矩上書自薦求科名上以矩自

燕薊歸化效官清白而自强學業特賜進士及第仍

附新榜時河北舉人遭邊警不及試期者命禮部別

試之五月賜范昭等及第

夏四月幸龍圖閣

觀太宗御書閣北連苑中上曰朕退朝之暇無所用心聚此圖書以自娛耳

置資政殿學士

王欽若與寇準不恊歸自天雄再表求罷於是置是職以命之仍遷為刑部侍郎班在翰林學士之下侍讀學士之上

以雷有終爲宣徽北院使

有終尋卒是歲張凝亦繼亡二人皆忠勇倜儻勤撫士卒多以私財犒師其死也家無餘蓄上嘗與近臣論將帥曰選用武臣實難倘未嘗更歷則不能周知其才太宗所擢甚衆而特優待者唯凝與王斌王憲等數人每賜與絶殊倫輩乃知先帝知人之明也

五月幸國子監

問祭酒邢昺書板幾何昺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

萬

給弓箭手田

以近邊閒田給之仍蠲其租從知鎮戎軍曹瑋之請也其後麟延環慶涇原並河東亦各募置瑋又以鎮戎川原夷曠敵騎便於馳突請緣古長城鑿塹以為限從之

瑋彬之子也始繼遷叛諸將數出無功太宗問彬誰可任者彬以瑋對太宗即召見命知渭州瑋沈勇有

謀通兵家學馭軍嚴明有部分賞罰立決犯令者必
殺無所貸善用間周知虜動靜舉措如老將
瑋在鎮戎當與虜戰小利驅牛羊輜重而還虜追之
瑋緩行得地利處而止先使人謂之曰我不欲乘人
之疲請休憩少選決戰虜欣然嚴軍而歇良久使人
語之曰歇定可相馳矣一戰大破之復謂其下曰吾
知虜已疲故為貪利以誘之迨其後復來幾行百里
矣遠行之人若少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

此勝之

立雪冤賞

詔自今諸州官吏雪活人命者並理為勞績

六月選流內補法直官

先是刑部大理寺三司法直官悉自令史遷補端拱中冦凖判銓奏用士人至是復舉前詔

禁增榷利

時三司多取羡餘為額至是詔榷利勿以羡餘年為

額凡增額皆奏

秋七月復賢良等六科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

茂明於體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識洞韜略運籌決

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

八月有星孛於紫微

冬十月班農田勅

民間便之越明年春從丁謂請命轉運守貳並兼勸

農事

畢士安薨臨其喪

士安早朝至殿廬疾暴作上亟遣使撫問且步出臨

視送歸第而卒車駕即臨哭之

十一月丁巳郊

十二月置資政殿大學士

以王欽若爲之班在文明殿學士之下翰林學士承

旨之上

是歲黎桓卒

子龍鉞嗣其弟龍廷殺之自立

丙午景德三年春正月置常平倉

每州計戸口量留上供錢自千貫至二萬貫令轉運使於每州擇清幹官主之專委司農寺總領三司毋得輒用大率萬戸歲餘萬石止于五萬石

二月復都大發運

至道末省之及是復置

置入内内侍省

併入内内侍諸司為之

冦準罷以王旦為平章事

準罷為刑部尚書尋出知陜州契丹既和準頗矜功

上待準極厚王欽若深害之嘗退朝上目送準欽若

進曰陛下敬畏準為其有社稷功耶曰然欽若曰城

下之盟春秋小國猶恥之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為恥

而謂其有功何也上愀然不能答由是上遇準稍衰

準在中書喜用寒俊每御史缺輒補敢言之士舉措多自任嘗除官同列屢目吏持例簿以進準却不視曰宰相所以器百官進退賢不肖焉用例且入謝上因謂曰冠準以國家爵賞邀求虛譽無大臣體且幼沈默好學其父祐知其必至公輔手植三槐於庭以為識及是錢若水言旦有德望堪任大事上曰此固朕心所屬也

夏四月録繫囚

自是每歲暑月上以親臨慮問率以為常

遣使巡撫閩蜀江浙

所至存問父老疎決繫囚按察官吏能否民間利害以聞謝濤使益利路還舉所部官三十餘人宰相以為多濤乃力陳其治狀且願連坐奉使舉吏連坐自濤始裴莊使江浙還奏能吏二十人慢官五人多所

升黜

復轉對

六月令邊臣撫安交趾

黎桓諸子爭立國亂羣臣多請伐之上曰黎桓素修職貢未加弔恤而伐其喪豈王者所為命邊臣撫安之既而緣海安撫使邵華上邕州至交州水陸圖上曰祖宗開疆如此其大愼守而已安用勞民以貪無用之土乎若封略之內有叛亂者則不得不除耳

未幾黎龍廷請入貢祥符間麟府鈐轄言杜慶族依唐龍鎮為援數擾别部欲令宥州出騎兵襲之上曰

夷狄亦吾民也以道撫之必從命不許知秦州張佶
亦甞言蕃部俶擾已出兵格鬬望量益士卒宰相王
旦曰今四方寧輯契丹守盟甚堅西戎入貢不絶藩
翰之臣宜務鎮静上曰邊臣利於用兵殊不知無戰
為上頃歲河北請增邊兵王欽若亦惑其言惟朕斷
以不疑終亦無患因言昔甞謂邢昺朕中夕靖思四
方至大張官置吏委之千萬里外豈能周知善惡一
有敗事則為患非小自古帝王宵衣旰食正在此爾

萬務幾微更頼卿等悉心也

汴溢河決

秋七月大宴初用樂

上自明德太后之喪雖從易月之制自非凱旋郊廟不舉樂羣臣屢以為請自是始用之

九月策制科

得錢易石待問

趙德明納款冬十月封西平王

先是繼遷死上命向敏中為鄜延路緣邊安撫使譏德明歸款事以七事招諭之德明惟令長子親弟宿衛及毋得攻刼内屬蕃部獻靈州等事終莫承順上卒許焉

葬明德皇后

祔永熙陵

是歲京師冀益等州地震

丁未景德四年春正月上如西京謁諸陵

三月上至自西京

夏四月皇后郭氏崩

謚曰莊穆后后性仁儉不以家事求于上又不肯覲

諸庫藏曰非婦人所當入也

禁增酒榷

五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置登聞鼓檢院

時車駕每出詞狀紛紜詔以鼓司為登聞鼓院登聞

院為登聞檢院諸人訴事先詣鼓院如不受詣檢院

又不受即判狀付之許邀車駕

策制科

得陳絳史良夏竦上曰六經之旨聖人用心今策問

宜用經義參之時務

閏月立中書密院互報法

事關軍機民政者必互相關報時中書命楊士元通

判鳳翔府樞密院又令其監香藥庫兩府不相知也

六月葬莊穆皇后

祔于别廟殿位在懐莊皇后之上

秋七月宜州軍校陳進反命曹利用討之

初知宜州劉承規御下嚴酷進因衆怨鼓譟殺承規推判官盧成均為首僣號南平王據城反詔曹利用領兵進討仍諭賊黨有來歸者並釋罪

立京朝官磨勘限

初令見任京朝官及三年方得磨勘遷官

大中祥符九年秋初令京朝官在外任滿三年當考課者附驛上狀

黎龍廷來貢賜名封交阯郡王

兼領静海軍節度使仍賜名至忠

復提點刑獄

仍以使臣副之先是上出筆記六事指其一謂王旦曰朕深念刑獄官吏未盡得人一夫受寃即召災故有此更置又以河北陝西路尤須得人取性度和平

有執守者為之

大中祥符六年詔大辟情可憫者及文有疑者報提

點司詳審以聞

置羣牧制置使

八月置龍圖閣直學士

以杜鎬充之

丁謂上景德會稽録

時為三司使言景德三年新舊戶七百四十一萬有

奇比咸平五年增五十五萬有奇賦入捴六千三百七十餘萬貫石斤比咸平六年計增三百四十六萬五千乞以咸平六年戸口賦入為額歲較其數且上史館從之

九月陳進伏誅

進圍象州曹利用擊斬之盧成均率其家屬來降

冬十月嚴大藩長吏選

上親閲班簿擇朝臣有公望者得翰林學士晁迥等

五十人詔舉常參官知大藩令保任焉上嘗謂輔臣曰大藩長吏尤難其人要在洞達物情遵守條詔愛民抑暴而已吏或兪而肆虐或察而滋章或急掊斂以為公或曠職務以為恕如此則何由致治耶

十二月令禮部糊名考校

先是上嘗問輔臣以天下貢舉人數王旦曰萬三千有餘約常例奏名十一而已上曰若此則當黜者不啻萬人矣典領之官必須審擇晁迥競畏當以委之

旦謂滕元晏少交遊命迥等知貢舉元晏等封印卷首凡封卷首及點檢詳試别命官皆始此先糊名用之殿試今復用之禮部也初陳彭年舉進士以輕俊為宋白所黜於是彭年與迥等更定條制設關防不復揀擇文行雖杜絶請託然置甲科者多非人望自彭年始也

戊申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天書降大赦改元

上語王旦王欽若曰去年十一月見神人云當降天

書大中祥符三篇適睹皇城司左承天門之南角有帛緘如書蓋所降之書也旦等皆稱賀

孫奭時為龍圖閣待制上嘗問以天書奭對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上知奭朴忠亦優容之

二月禁銷金塗金

乘輿服御亦不須用是夏申詔進御服用勿以銷金塗金及文綉為飾上禁銷金嚴甚後宮杜氏嘗服之上怒令出家於是天下無敢犯禁

修京城

夏四月朔天書降

于大内王旦等凡十五表請封禪詔從之

親試舉人

賜姚曄等以下二百七十人及第出身有差

作玉清昭應宫

以奉天書六年命建安軍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聖

像安奉之

罷制科

上封者言漢舉賢良方正等科多因變異今既受瑞宜罷之

五月出宫人

六月天書降泰山

於醴泉亭王欽若所奏也

秋八月升兩省侍郎班

在左右常侍上合班次六尚書始兩省侍郎自唐至

德以來皆宰臣兼領未嘗與庶僚序位晉天福七年
始用刑部侍郎竇貞固為中書侍郎遂班常侍之下
由是相因不改今乃釐正之
冬十月上如泰山行封禪禮
祀上帝封玉牒禪社首祭地祇
先是殿中侍御史趙湘請封禪上拱揖不荅王旦等
曰封禪之禮曠廢已久若非聖世承平豈能振舉初
王欽若既以城下之盟毀寇準上自是常怏怏他日

問欽若曰今將奈何欽若度上厭兵即謬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刷此恥也上令思其次欽若因請封禪以鎮服四海誇示夷狄又言封禪當得天瑞又言天瑞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此耶聖人以神道設教耳上曰王旦得無不可欽若遂以上意諭旦旦黽勉而從上尋問杜鎬以河洛圖書事鎬偶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耳上意遂決召旦飲於內中歡甚賜以尊酒既歸發視乃珠子也旦自是不

復持異
天書封禪等事始作上嘗謂近臣曰比者戎臣多言
與北和非便旦曰儒臣中亦有此論然與北和三年
矣河朔之民頓息飛輓
上歸途勞旦等曰卿等久蔬食不易旦等皆再拜馬
知節獨進言蔬食惟陛下一人耳臣等在道無不竊
食肉者上以問旦旦謝曰誠如知節之言
大赦十一月朔次曲阜縣謁先聖廟

有司定議肅揖上特再拜上制賛加謚曰玄聖文宣
王追謚齊太公曰昭烈武成王周公曰文憲王各立
廟尋以聖祖諱改玄聖為至聖
上至自泰山
是歳嚴贓吏法
五月晉城縣令王琰具章縣主簿苗文應皆坐枉法
受賕抵死自後間有坐贓以配者不盡録又嘗詔官
吏犯贓勿以赦原

已酉大中祥符二年春二月定入内内侍省名職以方士王中正為左武衛將軍

中正賈人也初遇道人云姓趙氏司命真君也教劉承珪築堂以下神中正常達神言既東封加號乃嘗

中正而以是職命之

禁毁金玉珠貝塑塔像

詔許曲阜先聖廟立學

知曲阜縣孔勗請就先聖廟創立學舍從之

賜應天府書院額

初楚丘戚同文聚徒教授士不遠千里而至及卒應天府民曹誠即同文舊居旁造舍百餘區聚書數千卷延四方之士講習其中詔賜額為應天府書院命同文之孫奉禮郎舜賓主之舜賓綸子也仍令本府募職官提舉宋興天下州府有學始此同文質直尚信義人有喪者力拯濟之宗族閭里貧乏者周卹之冬月多解衣以與寒者不積財不營居室或勉之輒

曰人生以行義為貴安用是深為鄉黨推服

夏四月昇州火

遣使振卹之自封禪之後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賛頌

崔立獨言水發徐兖旱連江淮無為烈風金陵大火

是天所以戒驕矜也而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瑞此

何足為治道言哉立前後凡上四十餘事云

嚴舉官贓罪罰

詔自今所舉官犯贓與同罪

置修玉清昭應宮使

以丁謂為之李宗諤為同修宮使謂欲殫力為之近臣多言其不可謂對上言未有皇嗣故建宮於乾地以祈福王旦等遂不敢言知制誥王曾亦以工役煩費勞民極陳事之不便者有五乞損規模減用度以寬民力

越四年冬十月曲宴謂及宗諤于内殿上因從容謂宗諤曰聞卿至孝治家有法宗族頗多長幼雍睦朕

嗣守二聖基業亦如卿輩之保守門戶也宗諤頓首

謝上又曰翰林清華之地前賢敭歴多有故事卿父

子為之必周知也宗諤嘗著翰林雜記國朝新制翌

日上之手詔褒答殿中侍御史薛奎性剛不茍合時

上數宴大臣奎嘗諫曰今天下誠無事而飲樂無度

又大臣多被酒無威儀非所以為朝廷重也

定監司舉主賞

詔運使提刑所舉官如進改後五年無過有勞幹者

特獎舉主上謂宰臣曰舉官犯贓則連坐而舉得其人者賞亦弗及非所以勸也故有是詔

陝西旱蝗

遣使振之

五月追封孔子弟子

顏回為國公閔損等九人為郡公曾參等六十二人為列侯上親製至聖文宣王贊命宰執等撰顏子以下贊尋又追封配饗左丘明等二十一人

代州地震

六月縱五坊鷹鶻

量留十數以備諸王從時展禮

親試舉人

東封路服勤詞學經明行修梁固等三十一人

秋七月置糾察在京刑獄司

以知制誥周起侍御史趙湘領之

八月黎雅州蠻犯邊

命孫正辭為都巡檢使招安之

九月合鎮定部署為一

初鎮州定州路各置部署既罷兵省其一尋又分置

名親王觀書

先是上詔王旦等曰朕在東宫講尚書凡十遍論語

孝經亦皆數四今宗室諸王所習惟在經籍昨奏講

尚書第五卷此甚可喜也於是名寧王元偓等赴龍

圖閣觀書上諭之曰宫中常聽書習射最勝他事元

偓曰臣請侍講帳頋説尚書間日不廢弓矢因陳典謨之義上喜甚乃詔每講日賜食

冬十月置天慶觀

命諸州並置之

十一月御製文武七條賜外官

文臣轉運使以下至知縣武臣部署以下至巡檢賜七條幕職州縣場務官賜戒勵勅并儒行篇一軸

詔論監司失察罪

諸路官吏有蠹政害民辨納得寔本路轉運使提點
刑獄官不能舉察者論其罪
十二月交趾貢馴犀命縱之
上以遠物忤土性又不欲拒至忠意俟其使還乃令
縱之海濵
是冬黎至忠卒交趾亂
至忠一子才十歲弟明提明昶爭立大校李公蘊逐
而殺之自稱留後

庚戌大中祥符三年春閏二月銅候儀成

冬官正韓顯符所造也并上所著經十卷其制則本

唐李淳風一行遺法

河北行預買法

河北轉運使李士衡言本路諸軍歲給帛七十萬當

春時民多匱乏常假貸於豪右方納租賦又償逋負

以故工機之利愈薄試官預給庫錢俾及期輸送民

既獲利官用亦足詔從之仍令優與其直其後遂推

其法于天下先是咸平間戸部判官馬元方亦嘗有

請

三月李公藴來貢封交趾郡王

出御製示輔臣

上謂王旦等曰自北鄙修好邊事不聳而朕居安慮

危罔敢暇逸嘗著文自誓置之坐右乃出稟食吟軫

田夫吟念農歌自戒箴以示旦等先是御史中丞王

嗣宗言翰林學士楊億知制誥錢惟演祕閣校理劉

蒻唱和宣曲詩述前代掖庭事詞涉浮靡上曰詞臣
學者宗師也安可不戒其流宕乃下詔風厲

夏四月立舉官限

詔自今每年終翰林學士以下並同罪舉外任京朝
官三班使臣幕職州縣官各一人歲終無舉官狀當
行責罰監司知州通判舉部内官不限人數限次年
二月二十五日已前到京違限者依不申考帳例科
罪三司使副即舉在京掌事京朝官使臣並令中書

置籍常以五月一日進内

皇子生

後宮李氏所生也知開封府周起方奏事上謂起曰知朕有喜乎起曰臣不知也上曰朕始生子即入禁中懷金錢出探以賜起李氏杭州人初入宮侍劉修儀莊重寡言上命為司寢既有孕從上臨砌臺玉釵墜心惡之上私卜釵若完當得男子釵果不毀上喜甚李氏所生子是為仁宗

贖呂端第賜其子

五月安定郡王惟吉薨

魏王德昭之子也好學喜屬文初太祖命孝章皇后撫養之及長過所生每誦蓼莪父母劬勞之句涕泗交下宗室中有賢明之稱焉

京師大雨

平地數尺壞民廬舍有壓死者賜以布帛

六月契丹來告糴

詔雄州出粟二萬石賤糶賑之

臨郭贄喪

視邢昺疾

時並為翰林學士國朝故事非宗戚將相無省疾臨

喪之禮惟昺與郭贄以恩舊特用此禮儒者榮之及

卒輟朝二日

秋七月置龍圖閣學士

以直學士杜鎬為之陳彭年為直學

八月命昇洪揚廬州兼安撫
長吏各兼本路安撫使
九月內臣江守恩伏誅
擅取民田麥穗及私役軍士故也中外莫不悚慶
冬十一月契丹伐高麗
先是契丹加兵女真無功又伐高麗高麗與女真合
兵拒之契丹大敗
辛亥大中祥符四年春正月上如河中府

先是上將西祀會歲旱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陳不可者十謂陛下才畢東封更欲西幸非先王五年卜征重謹之意又言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飢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饗之乎尋又上疏曰今之奸臣以先帝嘗停封禪欲贊陛下以繼承先志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則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乃卑辭厚幣求和於契丹蹙國縻爵姑息於保吉謂主辱臣死為空言以誣下罔上為已任是陛下以祖宗

艱難之業爲奸臣僥倖之資此臣所以長嘆痛哭也時羣臣數奏符瑞㚒復上疏言方今野鵰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又言先王五載巡狩觀民設教何須紫氣黃雲始能封嶽嘉禾異草然後省方哉㚒言切直至於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等語上亦不罪也

遣使存問隱士

初河中李瀆陜人魏野皆隱居不仕名聞一時所居咸有泉石之勝常以詩酒自樂上之祀汾陰也或薦其隱操特命使名見並辭以病上復遣中使即其家存問焉

二月祀后土地祇于脽上

先是文武官以下三萬餘人詣闕請祀汾陰后土表三上許之上因命陳彭年等討尋修祀后土故事出示宰相曰既升中太山脽上之祭要不可闕

大赦

三月次西京幸呂蒙正第

賜賚有加上問蒙正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臣之子皆

豚犬耳不足用有姪夷簡宰相才也

次永安縣謁諸陵

次鄭州表潘孝子墓

上過其墓令有司表之

夏四月朔上至自汾陰

嚴兩省官選

上謂輔臣曰唐起居郎舍人司諫正言凡十有二員近來此官多缺可選有才望為中外所知者補之於是陳堯佐樂黃目盛玄王隨路振崔遵度陳知微李諮陳越九人並膺是選玄後改名度　堯佐咸平初為開封府推官坐言事切實貶潮州通判潮去京七千里民俗鄙陋堯佐至州修孔夫子廟作韓愈祠堂率其民之秀者使就學時張氏子年十六與其母濯

於惡溪溪為鱷所噬堯佐謂昔韓愈患鱷之害以文投溪中而鱷為遠去今復害人不可不除卒使捕得更為文鳴鼓於市而戮之潮人以比韓愈

呂蒙正甍

封許國公謚文穆蒙正嘗置册子夾袋中疏四方人才時謂朝廷求賢取之囊中

近制宰相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加朝散階蒙正固遜止授九品京秩自是為定例

蒙正客富言有子尚幼蒙正見之驚曰此子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勲業過吾言之子即富弼也

六月江淮水

遣使安撫

秋七月免閩浙湖廣身丁錢

歲凡四十五萬四百千三司使丁謂言東封及汾陰賞賜億萬加以蠲復諸路租賦除免口算聖澤寛大恐有司經費不給上曰國家所務正為澤及下民但

敦本抑末節用謹度自然富足

鎮眉等州地震

河決濱棣州

京東西蝗

八月録唐長孫無忌段秀實等後

河決通利軍

合御河壞大名城傷田廬遣使發廩賑之

冬十一月親試舉人

係汾陰路赦書舉之如東封例得張師說等三十一
人

九朝編年備要卷七